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第 二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訂義註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疏從奎五度至冒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十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一

鄭雖云弦在危南其實初當井之分域故星六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
九十一度是弦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弦斗之初一日七下二度計昏中星與
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
半為明皆明相去少黃五刻一刻有三度半經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
百六十五度餘明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未尚書云日中星鳥不
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為為星非老則焉星之分謂云為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
尚書云日永星火下問若案鄭答孫顯云星大非謂心昃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口大火
之次有星若月參衆其牛初尚書總衆一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昏中星
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尚書云日經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今衆其初朔尚書總衆一月之中
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知此明判尚書淅衆星省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疏三

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案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皆云孤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昏旦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詳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鐘之律應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疏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本上生夾鐘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細分四百五十一比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若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為五千七百二十七分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

總為七十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陰之為寸一寸六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云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者周語註夾鐘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鐘大呂大族夾鐘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之於下也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說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遂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化為鷹故王剝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司裘註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易通卦驗云倉庚為正月中與此不同若蓋是因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

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鵹黃也釋鳥又云鵹黃楚雀陸氏云鵹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亦鶬搏黍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北云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為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者登此所水為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撥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遷改故律曆志云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

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摯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草腐為螢蓋雖

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
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腐
之為鳩鼠之為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
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
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
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訂義註安萌以下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省囹圄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疏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云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道矣若蔡云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者案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為在手梏與拲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云肆謂死刑暴尸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

周禮鄉士職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理之故禁其陳非〇廷華案疏大逆說亦一義但毋肆亦禁該得毋殺在內陳氏禁說曰安謂無所推折存亦安也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嚴陵方氏曰祭社必有稷不言稷可知

疑義

註祀社日用甲疏句龍爲配祀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亦祀社日用甲者解敍元日也案鄭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廷華案社爲土神召誥祀以戊午則社當用戊己也註云用甲不知所由來疏亦曲說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訂義註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

得天材

疏蔡邕以為禖神是高辛巳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註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祭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之後後王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楔北言之則郊謀之祭契巳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將既簡狄之與後王以是為禖官之嘉祥即以高辛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嚳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鄭義稷契當堯時桀命嚳序云帝傳十世則稷契不稷為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哉鄭註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簡妃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為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為帝嚳比祭高禖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高禖為配祭之人祭天特莊

此用太牢若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禖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若但不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為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禖神之也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說之故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總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

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廷華案方氏嬪御之說亦得備一義並存之

疑義註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疏知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

玄鳥翔水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娀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故娀簡狄也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以為媒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禖神故也

廷華案簡儀義源事皆史家傅會以著帝王之祥先儒多疑而辨之據此疏則皆本之緯書其誕不必言矣至高禖之神經本無考姑以疑存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訂義註又記時候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有動靜疏以其失于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容止猶動靜者蔡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失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疏此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雷乃發聲者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

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末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孟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訂義註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

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此平當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服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今等之時而平王此當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綜中度量鈞衡石五者總案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皆漢書律歷志云柴志文云黑秬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度審矣又云黃鍾之管長九寸其實一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志又云黃鐘之管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千斤為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註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權為稱錘稱上曰衡而與斗建文律歷志十斗為斛故知甬則斛也云概平斗斛者今猶然

疑義疏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略亦同

廷華案此當以馮說爲是蔡鄭二說以疑存之可也但如二家說則日夜亦有長短何以謂之分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訂義註舍猶止也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果猶皆也九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汎衆襄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蒸城門而云闔闔是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農人庶人畢門故以為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訂義註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陂池以漁者言山林以田者

言皆以逆生物之理也陳氏集說曰漉亦竭也

二者之禁皆為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訂義註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

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疏鮮當爲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在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陵祭司寒明皆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於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爲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之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固陰沍寒者杜預註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以不通陽之戾於是取之云朝之祿位賓食衣祭於是乎用之者

朝之祿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冰神色尚黑云桃弧棘矢者桃去不祥棘則剌禦恐云祭寒而藏之者寒謂司寒之神則其實水神也所用黑牡秬黍黑牡謂黑羔云獻羔而啓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謂秬黍啓之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庭是得冰之人無間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大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見在昴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之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幽風三之日納於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註幽地晚寒所以較遲一月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訂義註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為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流以春陽助動

萬物出地天者習舞所以應之故盍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蓋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註春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蓋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蓋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

祝往餘則不也疏昊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為當
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
命樂正此則猶釋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
之其事既禋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
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
子親往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仲夏云樂師修
鞀鞞為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修習
其事穀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
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大天秋又陰始因熱
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為將大享帝
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位文不
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要舞秋冬重吹但
以並為矣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夏習吹
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樂大胥秋頒學合舞周禮
也月令仲秋熱合聲者故法也故不同或可秋
合舞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蒸者亦
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註云季冬云大飲蒸
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蒸亦有禮樂也此飲
蒸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
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者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
粒故命樂師知與族人燕若鄭注引王君明室
禮云季冬命因為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
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
後恐習舞釋菜其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
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為舞也故文王
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提器是知釋采熱舞也此
云習舞在前釋菜在發故不知不先習舞乃後釋
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脊云合菜合舞含即
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憂小正日丁亥萬
舞入學者引之發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
学上習舞釋采鄭不云為季春合樂則仲春合
舞自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次以為
仲春習舞為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
又大脊然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合菜合舞熱
代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
為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以文不須史習
故知惟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舞也八音謂樂若
響也

疑義疏干舞稱萬者何休註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為湯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廷華案湯禹萬人說於古無考以此訓萬舞之萬似鑿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疑義註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疏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犧牲其祀特用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

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禖是也廷革祡祀無不用牲之理亦無玉帛代牲之理其為漢人襍湊之文可知註傅會為古制不知所自來疏引蔡氏似稍勝於鄭然亦不免於阿耳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祠高禖而獻羔開冰足見記說之誤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

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訂義註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
畢畢好雨冦戎來征金氣動也畢又為邊兵陽
氣不勝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相掠陰
殺衆也旱且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
為災害也疏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總至則
天災也冦戎來征則人災也畢七星十六度主
邊兵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
人災也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為害地

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訂義註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疏三統曆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宋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曆志又云大梁初日在胃七度

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曆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

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疏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乾南呂三分益一收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裝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皆各九分之二九為十八分寸之一皆為三分總六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寸八分以九分為一寸二十七分為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六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云剔語曰至納賓證姑洗之義云修絜百物考神納賓者宗出語注云是月之物修絜故用之宗廟致神納賓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作賤註本作洴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鴽鴾毋螮蝀謂之虹萍蓱也其大者曰蘋疏鴽鴾毋爾雅釋鳥文郭氏云謂鶕也李巡云鴽鶕一名鴾毋郭景純云鴽也青州呼鶕毋今人云毋作無令此註毋當作牟謂牟無也牟物字誤牟字作毋

云蝃蝀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蜺皆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淺陽交合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云蓱萍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合人云蓱一名萍大者名蘋又云也化若若流化為蔦鴽還化為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崇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薦形忽改者謂之化反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訂義註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

疑義注先帝大皞之屬疏依禮祭互常自服大裘令爲鞠衣與桑同色蓋爲於神生故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註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皆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大皞之屬春時惟祭大皞云之屬皆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皞故何衆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廢王推質場熊亦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大禘祭在明堂故也

廷華桑記言鞠衣自當爲蠶桑而設但祭先蠶爲后妃之事下后妃無祀先蠶之文則此爲先蠶之祀可知先帝黃帝也蓋以黃帝與西陵氏並祀耳不言后妃而言天子者外祀皆天子主

之大率說混明堂說亦不知所據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

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

訂義註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

薦鮪退時美物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疏案爾

雅釋魚云鮥鮛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

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

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illegible]陵

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

不防其傾溺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

月令

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於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狩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遊戲漁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疑義註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廷華案祈穀於上帝則麥亦祈於上帝可知寢廟之說未確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古侯反

訂義註時可宜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疏以物宜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訂義註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疏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

之乏絕謂王者勉勵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是案詳疏說是矣又方氏吳氏謂開府庫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首使聘禮周於天下也其不及者又迎諸侯行之耳若以因非不足言則與上竭貧窮等不與復耶其說似優於註非存之

疑義疏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案詳地官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訂義註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疏廣平曰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亦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道路各兩事共爲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總結之而不云隄防者以云不得不通隄防非可通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既爲兩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夾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修此溝上道路亦周瀆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總名與彼別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訂義註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戰習曰

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今月令無罘翳為弋疏案爾雅云兔罟謂之罝郭景純云罝猶遮也是罝為獸罟知罘亦獸罟者案釋器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轅網既是兩轅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罟罘兔罟也是獸罟曰罝罘也此罘與罦一也鳥罟曰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耳案周禮迹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疏謂此月非田獵之時其罝罘羅網畢翳之器及餧獸之藥毋得出於九門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

西九綿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疑義註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疏若路門內有若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槩此可知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遠郊關門亦可知是此月之非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用啟云毋出九門云九門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皋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攏之處亦其羅網毒藥不得出若此等門內雉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綢

月令

三

及毒藥所施

廷華案此秦制九門未審當以陸說為是註夫的疏說尤牽合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訂義註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降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

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其者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來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以卜夫人與世婦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母觀去容飾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教從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流鳩鳴且異相擊者禁擇鳥云鶻鵃鶻郭景純云鶻音九物反鶻音嘲鶻鶻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鵲鵓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識社之鳥若禁擇鳥云鵀鵀戴鵀郭景純云鵀即頭上脉今亦呼為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鵖鴔孫

外乃 朔祭 蕤季 內蕤 宮謂 三義 宮巳 右之 陳謂 宋尖
子影 日義 為春 寧於 夫侯 宮又 之留 壯祥 是之 魏云
女其 是云 韎又 云北 人之 夫云 夫春 東若 江薄 陳鳴
謂義 三大 情吏 仲鄭 披法 入夫 人若 面弃 淮故 江鴉
王非 月昕 月影 春者 諸副 則人 世所 採常 之云 淮自
外也 又之 直桑 者說 侯禕 似副 婦卜 桑留 間曲 之閑
姓云 浴朝 大浴 以影 亦據 後禕 之夫 明春 謂薄 閒而
甥女 蠶奉 火蠶 仲桑 得王 諸而 言人 知蠶 之方 謂東
之外 也積 則也 春之 通后 侯受 者與 不或 植言 之謂
女內 皇浴 浴哉 既事 王上 不之 使世 常東 自註 曲之
內子 代於 具熊 師授 之公 同言 蠶婦 留西 閒旋 或箴
子女 云川 往氏 命此 三夫 者副 是若 春南 而絲 謂萬
女若 二註 是云 婦絃 夫人 祭禕 常授 蠶北 西蠶 之非
者解 月云 二桑 影是 也亦 義則 留祭 色面 謂薄 麴也
王綬 浴大 月為 桑季 引副 云據 春義 智無 之柱 自桑
之中 之昕 浴實 浴春 內禕 明王 蠶云 示定 植也 閒方
同女 三季 種註 種船 穿也 夫后 也卜 法在 齊宋 而言
姓字 月春 也云 文桑 職三 子言 祭三 而今 謂魏 西云

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則未出嫁者不在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示日女子姑蠶執蚕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蚕蠶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執採也蚕長也謂保將蚕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徐先蠶文志在採桑蚕蠶無職為飾之事故禁之以亦法瓷伐釋詁文以分繭稱絲效謂敍其功說云以飭戒之

疑義註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疏女御亦在焉

廷華案蠶事通上下婦當合內外日民言註疏俱未的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訂義註二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隸幹有當用脂良善也疏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工此稱工師故知司空之屬云量謂物善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無文云各以類相從金錢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或或然云幹器之木者按周禮弓人掌作弓云凡析幹故知幹弓幹此則總論材幹不獨指弓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

百工咸理監工曰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訂義註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

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於時作為為詐偽疏按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漬液其角液和濡務柔於角故於夏暑濕之時始治筋秋合三材皆於時陰陽氣調合燥漆絲之三材角在內而筋在外而絲在中冬定體者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故內之檠中使弓體堅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又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也疏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有工造作器物當依治理之時監工之官自日號令之言造

作器物當依舊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

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

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訂義註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

疑義註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

代之

廷革案註謂其禮亡是矣至代之之說則不免

牽合也夫所謂大合樂者蓋聚容眾共之謂與

合吹𥰆言聲者别大射鄉射音器且不具備況乎舞以為代之失之遠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力追反

訂義註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牝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録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疏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

就北而合之其在廄北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者既遊北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先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産入時知其舊數不欠少與否又借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乃多反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丘於反疫以逐之又磔牲

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

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流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熾故

云難難陰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者天氣左傳故斗建友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此大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者按方相氏云師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註云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設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若證季春國難之事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訂義註寒且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恐以水訛相驚多疫無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不收高者暵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疏雨三日以上為霖隱公九年左傳文疏天多沈陰淫雨癸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訂義註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疏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

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按元嘉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按律曆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土行疑星十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

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其日丙丁

訂義註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訂義疏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有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

犂為火官疏河圖云春秋說文炎帝號大庭氏為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犂為火官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之子曰犂為祝融杜注云祝融明貌

其蟲羽其音徵

訂義註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疏三分宮去一以生徵者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者清者數少為清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徵於清濁為第四事於尊卑亦為第四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為事也

律中中呂

訂義詠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流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為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總為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若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為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為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為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為二寸通前為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其數七

訂義註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訂義註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

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

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奥東

西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

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

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

祀户之禮疏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户在户内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矣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竈之物以上為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者制謂栽割心肝皆兩上之物說從肺類從置俎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兩禱設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於俎南者謂黍稷盛之於筐望代以為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者亦上祀户之禮祭必三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

上祀戶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比云祭肺心肝各一求為內祭三也此醴賓於奠祭二者始夜一祭又扳再祭云既祭撤之更陳腸俎設飯於筵前若筵前謂初設廟室奠之筵前惟將牲少牢將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祀將設內入設於筵前在筵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北惟云祭黍或熟稷也北配筵神而梁者是先狄之人禮器云遷者是若婦之祭

螻蟈

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疏按周禮蟈氏鄭司農注云蟈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李巡註爾雅螻諸蝦蟆也

疑義註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

云王萯秀未開孰是疏王瓜萆挈魯萆本文令月令王萯生者此云王瓜生令月令王萯生疑王萯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萯秀未開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萯生小

月令

正又云王萯秀故鄭以為疑云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萯與否一疑未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廷華棻陳氏集說曰此記已月之候王瓜註云萆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醸酒朱子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集說補正駁之曰竊案歸震川與王子敬書云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令之黃瓜則鄭註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

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又云〃月令王瓜生當真斷為今之黃瓜萆挈非也且引王萯與王瓜何與蹴又疑為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始闕佚考未知孰是姑並以疑存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麤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疏路與服言朱駵與

旟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駢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謂色深故云赤旌旗雖人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又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訂義註謂告也迎夏祭亦帝於南郊之兆也

疑義註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疏按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客有在為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遂封之吳氏以為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猶迎夏往及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論是時

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遠於古也

廷華宗不言帥諸侯蓋文有詳略曲為之說則鑿又分封原無定期應封則封之巳耳孫統言嘗出田邑應出之時也此言封諸侯是應封之時也孟秋言不封諸侯是不應封之時也孫統言出田邑而不言國是司勳所謂加田賞地也烏得即以為封諸侯即如其說以為封諸侯矣則嘗時之封與此迎夏之封本可並行不悖鄭何所據謂嘗時有封此迎夏遂不當有封又下孟秋言毋封嘗在仲秋則有封合而言之不過

曰秋本不當封嘗祭則亦可封二者亦似不相悖況此與祭統並後世之文何獨是彼而非此又況祭統本不言國耶況所謂封者以其未爲諸侯而封之爲諸侯則其人本在公卿大夫中與諸侯之在不在何涉而必曲以求合耶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訂義註爲將飲酎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訂義註贊桀俊以下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 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

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

古必當使順之也流貲是貲佐之義故云出傑俊或未仕沉滯者故云出賢

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故鄭註卿大夫職云賢者有德行者能

者有道藝者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

異人之說故不同云秦官則有太尉者按漢書百官表北太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

作月令未通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天寮用焉此等未通之職於

古古謂秦已前不知三王焉太尉是未通於古經王疏

以上皆立夏之日

慶分之所為猶如立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惠

皆同時之事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

庸云舉形貌壯大者

疑義疏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者按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按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按中候握何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

廷華案夏殷說不見所據中候雜書其說尤誕矣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訂義註繼且增者謂草木盛蕃廡壞墮亦爲逆時氣毋起毋發爲妨蠶農之事毋伐亦爲逆時氣疏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植

講義曰南之火盛德在焉生之所時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撒土之灰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訂義註初服暑服嚴陵方氏曰絺以涼而可以禦暑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

言始締盍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訂義註命重救之命司徒急趣於農也縣命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國按說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為隣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大遂之屬令云鄉遂之屬經有六遂為衆遂以包鄉者故鄭氏云鄉也

疑義註今月令休為伏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訂義註驅獸為傷畜稼之氣陳氏集說曰夏獵

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獮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訂義註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陳氏集說曰登司之於場也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訂義註聚畜者蓄㢢之時毒氣盛藉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崇寬疏靡草無文故引蔡說以明之亭歷之屬以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殺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殺所以亭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

溫涼毒之以炎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罷於五罰之類鄭氏引草文則墜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疑義註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

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因服同疏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繭之賦稅以桑爲均若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之財齊同如一皆以近郊之稅十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內命婦獻繭於后妃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主祭故令繭得自

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為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已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世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必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揆泉府云凡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為皆計繭為稅十一之說

廷華桑廣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蓋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

夫人禮殺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繭疑也則註疏之舛明矣又天官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於北郊是后之蠶有外命婦在也但自后以下之親蠶各以供其祭服此註謂外命婦蠶其夫亦當有祭服是也外命婦之蠶所出幾何爲祭服外又焉得有餘以給十一之稅耶又據地官閭師云任嬪婦以女事貢布帛又據天官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註謂嬪婦所貢絲又據太宰九職七曰

嬪婦化治絲枲疏以嬪爲國中婦人則亦止民婦有絲稅耳外命婦未聞有繭稅亦未聞有十一之制也國服之息泉府栄詳之式謂外命婦不盡與公桑則自繫亦懸有税不知外命婦之亦與之代耕之公田何税之有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訂義註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疏酎音近稠稠醴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設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師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列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明孟冬

孫用禮樂歟亦互其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訂義注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蚤枯長日從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苦雨數來

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早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為一事也蝗蟲為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為人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小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為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若是而已慤甫按

之氣故草木萎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螟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為災若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